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辛未鄭州知州梁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癸酉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庚辰遣使齎勑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勑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皆

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
責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
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還
民脩城非今所宜況軍士疲勞已甚苦又使之力役不
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討之善也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眞
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誠等往北平董兵屯田○
丁亥命天下立社學○改光祿寺爲光祿司○二月癸巳
定外夷山川之次
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
山川亦非天子所當祭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

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眞臘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　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

庚子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為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

勿赦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强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爲政脩舉故耶。爾宜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詔戶部均工夫役計田多寡之數爲定○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夏四月辛卯。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樂章初圜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文過深而詞藻麗遂更製之○甲寅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潁川侯傅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
使司詰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
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
去尋起爲江浙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字文公諒等遊西
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
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
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
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
孫守處州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

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决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冦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廵檢司以鎭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廵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部欲下璉獄上勅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

同赴召舟泝桐江而西　廬徐舫基友也戴山巾時服立於江滸帋基而笑曰以語侵基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歎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臯莫知其蹤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葢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丙戌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

故元廣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靈王帖木兒等十六人。自大同來降。上其印章。獻馬六匹。上納其馬二匹。餘命還之。賜酒醴衣服。越數日召見。復賜保咱保保綺羅段帛。各十六疋。帖木兒等。賜物有差。以保咱為蒙古右衛指揮僉事。保保為鎮撫。令往大同。招撫其屬。帖木兒與所部軍校五十八人。皆居京師。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備胡。○六月甲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甲申定行五祀之禮

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司竈之神。設壇于御廚。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用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爲常。

八月己亥。勑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徙從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

毛氏亦自縊死。

九月戊辰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上謂雲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為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

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己卯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壬子命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詔太子賛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脩阻之患昔人所謂覩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

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以孔克伸爲曲阜知縣

勑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功德者弗登朕值胡運天更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一華夏王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人神之分故天地位黔黎附其於先聖先師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爾克伸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其勉之

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
樂部等奏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俱
用太牢遣官致祭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
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
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
之
諭侍臣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
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短若
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
一藝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廉讓可以知仁善謀可以

知智果斷可以知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見其大端而輒

還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

羣臣稱賀獻歌詩頌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

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覩妖能懲妖未必凶

葢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

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不

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二月癸巳蒙古太尉吶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

敗走之

先是　上勑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冰結虜必乘時入寇

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吶哈出將至命盖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戰及吶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葢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厲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吶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絶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吶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葢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栁河道歸都指揮葉旺衆其將

退先引兵趨祚河自迤烏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氷爲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吶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馘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吶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 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

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乃刺吾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脩德進賢之道

丁亥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

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

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

可以知其內古之君子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

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罷識

高明而善道日進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巳德既脩自

然足以服人賢者汞進而不肖者自去脩德進賢則天

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乃

戕德之斧斤讒佞謟說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貨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慎之

起鳳陽屯田官吏命中書省用之先是官吏獲罪者　上恐法司推鞫未精或其人因公詿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家屯屯田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太安州有司獻玉匣玉簡命瘞原所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勑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顔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勑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愼之伯顔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筭故元平章兀納歹遂執伯顔帖木兒以降

二月丙戌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三月壬申太白晝見○己卯詔免山西陜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隷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夏四月甲申日本國王良懷遣使奉表貢方物謝罪

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　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是遣使來謝　上以良懷所上表詞不誠復詔諭之

刑部侍郎李浩市馬還琉球國王察度遣使上表謝恩貢方物

浩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匹硫磺五千斤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磁器鐵釜云

丙寅定親王宮室之飾

上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道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〇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王攸亡卑宮陋室聖王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遂

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鑑朕常以此訓
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安南陳煓遣使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
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無謂也。其更諭之當守
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將有事方丘以晉王妃喪。命翰林院考古制以聞
宋濂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
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上然之。

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棺櫝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

築花園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履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爰懇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棺槥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爲文遣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勑官爲棺槥送之于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命減蘭縣河州募商鹽價

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計米一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積於是

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米三斗。河東鹽減十之四。並
六月丁亥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
誥兼贊善如故。
上御奉天門。諭宋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
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自居隱約。漢高用
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即延攬羣才。相與圖治。皆因其
聚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欲致而
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
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
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
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

宋濂等同列次第其賢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勞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 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 上曰更宜一觴濂辭 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窘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面頳行不成步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 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 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國初爲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參知政事參政入爲尚書至是改浙江江

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叅政各一人左右叅議各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都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理問所理問一人副理問一人提控案牘一人

陞監察御史殷敏為饒州知府

敏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以能陞江西饒州知府為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州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為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得

告者乃無賴平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果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辯其誣遂詔釋諸大家而誅妄告者以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黜莒州日照考滿知縣馬亮

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爲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按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者也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其可以重歛爲哉

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

務循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戊申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朶兒只班要刼之于中途死之

先是西戎朶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　上以刑部主事熊鼎老成歷事改岐寧衛經歷鼎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叛叛意密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鼎裘帽已而遣

中使趙成復召之還還朝鼎行至西凉打班驛朶兒只班果叛令酋長公哥腦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俱被害上悼惜之遣使瘞之于黄山川立祠致祭仍以祿米給其家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宅於王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叙彝倫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爲至矣善長受厚恩佯爲愚戇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駙

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修凡此所為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罪既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癸丑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遍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

國之安危繫焉能戒愼之庶可免憂

己卯賜璽書勞福建叅政魏鑑瞿莊

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答一姦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以體上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以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命着爲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動必以禮而嚴之以法若吏卒違理背法繩以死無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横莫敢誰何所以政無紀而民受枉朕嘗謂若爲官臨政無馭吏

之處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令丞胡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裁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詔求直言

詔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鑑之君假公濟私豈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淮安海

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人君爲天之子天子有過
中之政則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
示教而改行脩省求言於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
使之言也人君於是而納聽之則天喜其不違教命雖
怒亦轉而爲喜矣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喜惟
以祗懼天譴而致隆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
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雊鼎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
興是皆能責已以自脩求賢以自輔也漢文景時山崩
地動日食星變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景光武十五年星
孛於昴又孛於紫宮而東漢方隆宋仁宗土星留參太
白晝見地裂泉湧不一而見而仁宗享國最久誠以敬

君者能祗懼天威納用方正之士聽受忠直之言以啟
其政故天雖有異而不爲殃也其有移過於下若漢成
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妄殺
疑似李君羨皆不免後世之議而徒爲盛德之累耳臣
博考古今災異皆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禳之說者
終無所益天可以誠感而不可以自誣也 陛下大有
爲之聖治日隆而業已成天亦不煩垂示日月五星之
變以告矣既有儆告則變不虛生此天意欲扶持 陛
下大統欲 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人心也宸居
靜念果出於至誠而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無有以
至誠之心上荅明詔哉尤望 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

貸之則上下之誠孚感五行必順序日月必貞明天心必嘉喜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子作春秋凡食必書之以爲人君之戒其有珥現黑子之類皆爲邪氣所干變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侵陽由小人蔽君子夷狄凌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之示象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間隙而生也月者太陰之精女主大臣之象日掩之食傳記不書者聖賢扶陽抑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爲書也貴陽而賤陰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蓋中國者陽也夷狄者陰也臣竊觀近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爲漢姓

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為富商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咨宜令復姓絕其番語庶得辯認可以酌量處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文臣前過江補見遷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係輦轂近甸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蒙生育繁盛中間豈無强詐之徒其或鳥驚獸駭犯屬車之清塵則為陰長抗陽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類幸處之不失其所至於五星行度各有所自伏願
陛下推類而求之脩己之德弭天之變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而國祚永昌矣疏奏　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

爲思文監丞○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傅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盖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内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廸于敎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有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計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時刑部主事茹泰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

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使人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事情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

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覩皇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榦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

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讒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

時一削其地則邊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過者與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使文帝盡從賈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瀰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

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惻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

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因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此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梁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權門

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　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有寬宥之實所謂寬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有周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

司聚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録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

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怠宋程顥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若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尅以脩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强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

窟可追以計擒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卽
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
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
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旣無其
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
里之地雖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
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乃取其數而
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
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
納稅糧之家雖承特　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
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滿村落

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歛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有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

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脩行。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

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然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

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道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潦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敎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

未嘗以教養爲巳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巳。及致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獄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

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生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耶弁

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論女寵宦官外戚權臣之禍　諭侍臣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常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常始於預政。權臣之禍。常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國

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自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

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前正殿後寢殿九室主皆南向時享正殿則德祖神座南向懿祖以下皆東西向○十二月。勑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憐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

三尺劒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旣逢　陛下又忤大臣擯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臣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盡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値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

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設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illegible][illegible]兼正之俘虜而厠於維

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
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
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責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
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雨露
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　陛下之威加乎海
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
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
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
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軀仰
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戰慄之至不知
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
勑有司送其出塞
以翰林編脩朱孟辯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史靖可為
中書舍人三人俱以博學能書稱故有是命
丁巳十年春正月乙酉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
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咨之而怒
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上耳烏可深罪乎已
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　上親製天下榮之○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愼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内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丁未高麗遣使請其故主王顓謚號不許

上以顓爲臣下所弑已幾年矣今始來請謚將假朝命鎭服其民且以掩其弑逆之跡所請不誠不可與也

擢工部奏差官張致中爲宛平知縣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盖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頃數以爲功績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

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上覽而嘉之。擢爲宛平知縣。

命中書省銓選官員與道里費仍給舟車送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任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貧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〇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贓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上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

○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人士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賢待士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設羣各七香泉設羣六天長設羣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六

十五匹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牧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符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者不爲究心民復怠惰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諸牧監各令脩職毋怠所事

夏四月己酉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番

先是吐番所部川藏邀殺烏思藏使者鞏歌鎖南等掠其輜重故命愈等討之愈等兵至吐番攻敗川藏之衆

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遂遣凉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

五月丙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勑中書省臣曰向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黜臨淄縣丞王基

基上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　上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

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為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言不道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六月丁巳詔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

人敢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上嘗諭侍臣曰舍己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勑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為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上又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

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已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辯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

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實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决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决可否○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

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
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
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
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
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
何所頼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
勉朕無憂矣羣臣頓首受命
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上卽日斥遣還鄉
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巳未聞近習嬖幸

之得與誅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以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詔釋山西捕獲爲盜之人

人有詰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

為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脇為盗皆不得已。豈真為盗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命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十人分祀嶽鎮海瀆○

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品。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

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乙巳遣監察御史廵按州縣〇八月庚戌詔改建大祀殿于南郊

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誠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郎圖

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勑太師韓國公
李善長等督工

癸丑詔改建社稷壇

先是上既更建太廟於雉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毀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至是禮部尚書張籌奏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稷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社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

農請羅勺龍與葉配位而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甓石玉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壝墻崇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壝墻各飾以方色東靑西白南赤北黑外爲周垣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初社稷列中祀臨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乙酉暹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辛丑命胡

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冬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初上勅工曹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至是落成　上時幸焉時致仕翰林院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卽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乙卯熒惑犯輿鬼○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遣使齎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是

月改作大內宮殿成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雖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撿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宮壼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强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 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

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

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

成時嘗冬至謹合祀於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
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　皇
地祇鑒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
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
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
以公正爲心以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
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
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

以貪饕掊尅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断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以王顓既被弑而其國數遣使入貢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勑中書省臣遣人往觀其所爲且問王之安否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安南陳煒遣使來告其兄陳煓卒〇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〇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二月勑中書省議減邊商鹽價

勑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

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
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
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三月
丁丑命吏部課考績官殿最
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
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
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
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
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
知所激勸○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
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
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
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夏四月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為
本部尚書○御製勑文諭祭安東沭陽二縣野鬼
時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
人皆驚御製勑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國之有祀以為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
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
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

僣忒不慽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勑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絶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寃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寃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僭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
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月詔免應
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命
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九月客星掃天井○
追封刘継祖爲義惠侯
誥曰朕昔微時洊罹親喪艱於宅兆爾継祖以己沃壤
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
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
其有知服茲寵命其妻婁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遣官
賚誥命仍以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冬十月乙丑大祀殿成

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
卒其子爲李文忠○十一月庚子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
仲名討五開叛蠻破之○西番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
僉事藍玉王弼帥師征之○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承旨
宋濂來朝賜勑勞之○是年封皇子柏爲襄王桂爲豫王
後改封代王 楧爲漢王後改封肅王 植爲衛王後改封遼王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
朶兒癭嗉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站之地命
沐英移兵討之○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
禮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幷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
化也天生於子地闢於丑位極其定虛其中而爲寰宇

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爲民立命然鴻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始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叙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君者也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息朕即位以來命儒臣徧考羣書自周以至宋元皆著祀典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

言之古人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闔之中各壇而祭是上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況朕自卽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以爲憂京房有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荅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於闕右去祭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荅人情懽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土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壇合祀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奏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

郊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定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内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見太陽於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

蒸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詠之

四川松州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復討平之○召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勑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禆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傈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宮因洛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問耶抑朕之禮未至耶

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召道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與爭朕之時其頗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詢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愼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等爭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無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治

城池督理軍務○置洮州衛

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奏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李文忠遣使來言官軍守洮州餽運甚艱勞民不便　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瀧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斥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復為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敕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為

二年寔食阿卜商之遁必走黑牽唯之地只於[illegible]之瘢嚎子不論遁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練兵臨清〇三月乙酉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〇夏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書貢物來奏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之能將出鎮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雖内臣懷奸外敵挾詐無自而入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

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可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愼之

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上以敕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戍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是則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旣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

遂詔玉還軍四川

六月甲戌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龍州鄭白等寧寇

來降奏

上勑敬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詐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而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戚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内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名曰春秋本末

秋七月丙辰御史大夫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以勑勞之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涉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剿絶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

人辜之嘗然賞矣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攜愚民二十

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

音亮等用師不祥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尤未加刑故

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

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勑行

之

八月辛巳著內外官致仕還鄉之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終

之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

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右如

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九月甲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擒三副使𤏲索于等班師○甲辰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叅政○冬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吉於

不給而君行嘗豈有是理哉○上與吳沉論持守
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
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
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
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
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
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
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
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
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

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戊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勑勞之○丁亥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還自四川○命西安府官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皆鹻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爲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成中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是月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有疾常在告賜勑勞問然頗躭酒色荒於政事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詔以謫

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省
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勑書切責
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
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
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
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
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勑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
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與相從之久
未忍督過乃居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
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相視還而禁不一語
事神治民屢有厭怠况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

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旣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爲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勑書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安南陳煒遣使來貢賜詔煒兄叔明致僭奪占城之責○詔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上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汝等

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illegible]
以懸懸績燃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
困窮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
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
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
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
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
宜授子中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事僞漢陳友諒兵
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
辟爲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燕都
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末

幾而廣巳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乎章廖永忠釋而不錄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巳爲江西叅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常懐鴆自隨曰如有强我者便當以死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强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晩矣乃具牲酒祭其父祖師友歌七章飲鴆而死

昭代典則卷之八